



灰袍子

石舒清◎著



◎贺家堡

◎果院

◎遗物

◎黄昏

◎尕嘴女人

◎眼欢喜

◎阿舍

◎果核

◎低保

记邻村的几个人／望天子／
懒汉／哑巴／大姑父

王爪爪／王尖头／呱啦啦／

马建文／脱书记／王国才／浮世

◎杂拌（一）

采自父亲的日记／小引／

陈太太／小朋友／爷爷／讨债

◎杂拌（二）

采自父亲的日记／祖太太／太太／

太爷／奶奶／爷爷／父亲



石舒清◎著

灰袍子

杨宏峰◎主编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袍子 / 石舒清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5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5161-9

I. ①灰…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8328 号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灰袍子

石舒清 著

责任编辑 李秀琴 王晓菊

封面设计 陈 燕

责任印制 王 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76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12425 印数 3150 册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161-9/I·1322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主 编 杨宏峰

副主编 石彦伟 石舒清 李有智

石舒清

原名田裕民，回族，42岁，宁夏海原县人，
196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
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其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
短篇小说《清水原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2005年获得宁夏文学奖。其作品译为法文、日
文、英文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协
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总序



石舒清

原名田裕民，回族，42岁，宁夏海原县人，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其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8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有作品译为法文、日文、俄文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总序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期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晚近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

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

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

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进行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揭示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

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

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当这套丛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正值全国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宁夏举办。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成为此次盛会上的一个亮点,让回族文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2012年4月15日

目 录 CONTENTS

◎灰袍子	/ 1
◎韭菜坪	/ 14
◎短篇四则	/ 32
◎圈 惶 ◎暴 雨	
◎剪掉的嘴 ◎惊 癆	
◎贺家堡	/ 45
◎果 院	/ 52
◎遗 物	/ 64
◎黄 昏	/ 72
◎孬嘴女人	/ 89
◎迁 徙	/ 98
◎眼欢喜	/ 107
◎阿 舍	/ 118
◎二 爷	/ 134

◎果 核 / 144

——记邻村的几个人

◎望天子 ◎懒 汉

◎哑 巴 ◎大姑父

◎低 保 / 164

◎王爪爪 ◎王尖头

◎呱啦啦 ◎马建文

◎脱书记 ◎王国才

◎浮 世 / 180

◎杂 拌(一) / 190

——采自父亲的日记

◎小 引 ◎陈太太

◎小朋友 ◎爷 爷

◎讨 债

◎杂 拌(二) / 206

——采自父亲的日记

◎祖太太 ◎太 太

◎太 爷 ◎奶 奶

◎爷 爷 ◎父 亲

交袍子

我们这样的村子，不知为什么，神秘人物总是从来都不会少的。像我的叔叔，就可以算得一个。叔叔其实是一个生意人。但他觉得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外皮而已，按叔叔的说法，只是一个表皮皮子，是度世的人不得不有的一个扮相。人好像一辈子都是花费在了这个扮相上，其实这个扮相是假的。为人都有个扮相呢。因为假，看起来才那么多。真的就不会多。真的就一个。叔叔说，为人都有个内里呢。叔叔也还有着个通俗的说法，和他所谓的外皮皮子相对应相区别，叫内瓢瓢子。叔叔说，为人都有个内瓢瓢子，但多数人都忙乎了表皮的事情，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内瓢瓢子，不知道这个内瓢瓢子有多贵重，只有少数受到造物主特别拣选的人，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内在。认得了真的就轻看了假的。因

此只要是明白了自己内里的人,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自己里头的这个东西更贵重的了。叔叔说,人都是抱着金饭碗当讨吃呢。人一辈子亏吃大了,亏得最厉害的就是自己本身,把一疙瘩黄金当废铁卖着呢。卖得个废铁的价钱还沾沾自喜呢,得了多大的便宜一样。人倒像是好在了这个不明白上,因为不明白,就还能昏昏沉沉高高兴兴地活着。今儿捡了个麻子,明儿得了个西瓜,都是高兴得很,得到啥都像是得到了宝贝一样,把啥都要像宝贝一样得到了才能安心,就是不知道这世上就只有一个宝贝,这宝贝就在自己的里头。得到了自己的人还要什么呢?什么也不要了,得不到自己的人才哇哇哇地叫着缺这个少那个。其实你就是把整个阿兰^①给他,他还觉得缺着呢,觉得不满足,觉得像是空的,实际这就是个空的嘛。为什么把整个阿兰给你你还不满足呢?就是说明整个阿兰跟你本身比起来没有你好,没你贵重嘛。就是这么个理。你还以为人是贪得无厌的,不容易满足的,其实不是,其实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只要尝到他自己的内瓢瓢子的味道,没有一个不满足的。叔叔虽然是一个生意人,但是比起生意经来,他是更喜欢与人谈论这些。村子的坟院里,修有拱北,里面曾经葬埋过宗教领袖。叔叔只要从市场上回来,就钻到拱北里去,长时间不出来。也不知他在里面干什么。也许是跪在里面想表皮皮子和内瓢瓢子的事吧。叔叔对我这个知识分子是很小看的,认为我所学得的那点知识,不过是和他的做买卖一样,都是混口饭吃混几片片衣裳穿而已。经他一说,我也觉得的确不过是如此。但人生不就是这样么?吃穿里面也有着很大的学问和人生要义的。人并非

①阿兰: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世界。

只是有那么个内瓢瓢子就罢了,就什么也不需要了,也不稀罕了,其实连叔叔不是也这样的,他不是也吃吃喝喝了几十年么?不是也想吃点可口的,穿点好看的么?说了这么多年,除了吃吃喝喝贵贱之人无时豁免外,那个贵重得不得了的内瓢瓢子究竟在哪里呢?它到底对我们有个什么作用呢?既然它确实实就在我们身上,又一辈子不为我们所见,那么它的存在与否有什么关系呢?叔叔也还是愿意和我争论的,因为我在他的眼里还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好像是可以代表一方,因此他觉得对我的说服是必要的。他说有些有知识的人,还不如没知识的,为什么这么讲呢?譬如一面镜子,上面蒙了一层污垢,看起来就不清晰了吧,有些人的知识正像是这镜上的污垢,不是增加这清晰度的,反而是蒙蔽了镜子原有的光亮。再譬如一条口袋,空着是最能装东西的,就好像没知识的人容易学知识一样,可是你已经装了半口袋废铜烂铁,你又舍不得往外倒,还以为自己已经装满了,还以为自己装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再往里头装一些金银珠宝你也不愿意装,认为没有你的废铜烂铁好,就是装,你已经装了那么多东西了,已经有那么个底底子了,再装能装多少呢?装进去和你的那些废铜烂铁一混,说不上是些什么东西了。叔叔讲起这些来是很自信的,似乎我怎么讲也只是在他的范围内。我觉得他的态度比他的辩才更能激怒我。我说老爸(我叫他老爸),我觉得那个内瓢瓢子并没有你说得那样重要,它并不是生活的必须,譬如我一天不吃不喝就不得行,受不了,可是一辈子没这个内瓢瓢子,我还是可以活得好得很。叔叔大大地看着我,似乎一个知识分子说出这话来真是没水平的,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说出这样的话来又不使他意外。他说,这个道理简单得很:一,你要是真的知道你的内瓢瓢子的贵重,你就不说这